國朝名臣錄

後 三

國朝名臣言行録後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五

柳成龍　文忠公

字而見號西厓嘉靖壬寅生甲子生進丙寅登第薦入史局賜暇湖堂歷吏郎舍人直提學吏兵判再典文衡錄光國扈聖兩勲封豐院府院君相　宣廟朝至領議政丁未卒年六十六

生有異禀六歲受大學擧止如成人嘗出遊江上跌足墮水中群兒愕貽莫知所為忽風浪大起頃間已見在岸上聞者異之

八歲讀孟子至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悚然慕其

人不忘於心夢寐或見之九歲讀論語十六占鄉試勝
冠入冠嶽山讀書喜其寺僻只留一童僕供炊俯讀仰
思至忘寢食夜深忽有打墻壁聲公若不聞者一夕有
僧遽前謂曰讀書空山不畏盜乎盖僧聞公篤學乘夜
作偷兒狀以驗所守也公笑曰安知汝之非盜耶讀書
自若僧嘆服而去既而從退溪先生于溪上受伊洛之
學切問近思講明踐履必以賢賢爲指歸退溪先生每
加稱賞
以聖節使書狀官赴帝都太學生數百人来觀之相與論
學公問本朝所宗師者何人有擧王陽明陳白沙以答

公曰白沙見道未精陽明之學專出於禪豈若薛文清粹然一出於正乎有吳京者新安人也喜而前曰陽明致良知之見本自佛學換頭面来近世學術不明認假為真公宜據正斥之也及還退溪李先生有書曰陸禪懷襄天下公能遏數百諸生㸃檢其迷不易得
領府事李浚慶臨卒上遺疏言朝中朋黨之漸　上召大臣示之曰朝臣孰為朋黨外議汹汹以浚慶為欲禍士類三司及湖堂官皆上劄論之至欲追削官爵公曰大臣臨死進言有不當則辨之而已至於請罪則恐傷朝家待大臣之體諸人從之

丁丑冬 仁聖大妃上仙禮官與大臣定議請 上行期
年制公時爲應教謂同僚曰 明廟於 仁廟爲繼統
有父子之道 主上當從嫡孫父沒爲祖母持重服爲
是遂力論之有 旨令禮官更議大臣猶執前見公曰
不得請不可退徹夜論啓至鷄鳴乃 允
辛巳冬無氷以副提學上劄陳十事修實德以荅天心嚴
內外以肅宮禁審治體以立規模重公論以正朝綱覈
名實以用人才恢公道以杜倖門養廉耻以清濁俗明
政刑以戢奸濫袪積獘以救民生倡學術以振士風
甲申擢授禮曹判書公上章辭 上賜手札曰古之人君

於其臣有臣之者有友之者有師之者此義雖不傳於後世然卿十載經幄一德無瑕義雖君臣情猶師友知卿盖莫如予也再辭不許

時有 命擇駙馬毋避李姓異貫者盖有所屬意也公曰禮不娶同姓遠嫌也劉聰納劉殷女為妃所出絶異而綱目書犬羊雜糅唐宋以來尚公主者皆以異姓惟唐昭宗取李茂貞子為駙馬此則迫於强臣非可法也事遂寢

乙酉義州牧使徐益上疏言鄭汝立與李珥書曰三人雖竄巨奸尚存指柳成龍也 上下御札曰柳成龍君子

謂之當今大賢可矣觀其人與之語不覺心服何物膽
大者敢爲此語耶公疏陳五當退上不許
辛卯春 特命兼吏判公辭曰國朝以來未有此事萬一
他日專擅之人以臣藉口則國家無窮之禍自臣身始
矣 上荅曰身居相位把弄朝柄者豈皆兼吏判而然
乎宜勿辭使用舍得宜朝著清明也
時倭聲日急 命備邉使各薦將帥才公以權慄李舜臣
應旨
壬辰四月倭大擧入寇 命兼兵判摠戎務建遣李鎰爲
廵邉使成應吉趙儆爲左右防禦使分三路而下邉璣

劉克良為助防將分守鳥竹二嶺又以申砬為巡邊使
為李鎰繼援且請建儲以繫人望
申砬敗報至 大駕西狩至臨津 上召公同舟仍賜酒
曰國家中興當賴卿須自愛至東坡 上問駐驛之所
李恒福請向義州曰若八路俱陷便可赴訴天朝公曰
大駕離東土一步地朝鮮非我有 上曰内附本予
意公曰今東北兵力如故湖嶺忠義之士不日蜂起豈
可遽論此事恒福佁悟及罷公謂李誠中曰為我語李
承旨何輕發棄國之論公雖裂賞果足從死於道不過
婦寺之忠耳此言一出人皆尾解誰任收復之責者淺

兩宮分駐訛言大播人心不可收拾然後恒福益服高

見並宥石李墩撰行狀

至開京李山海罷相公爲領議政申磼白　上曰山海罷

相某不宜獨免公卽日罷相至平壤復論竄山海而以

公且罪均將並論之李恒福語副提學洪𪲈祥曰此百

代之望也苟不盡力於此者吾自此絶矣𪲈祥曰諾亦

吾意也遂入而大言之其議乃止

賊已薄平壤時有　車駕出避之議公不可曰前阻大江

人心不散莫如堅守必有王師助我可以制敵尹斗壽

亦言守城便城中已擾亂奉　廟社主先出城城中男

女皆發憤罵詈曰宰相竊厚祿誤國敗事又魚肉我百
姓爭執兵刃縱擊之　神主墮途中擾亂及於宮門在
朝者皆失色起立公立於階上招父老諭語曰汝等竭
力死守不去固忠矣不可驚動宮門不戢者罪當無赦
亂者卽棄兵叩謝皆散去

車駕將出議者多言北行便公固爭曰　上西行本欲賴
大國之力以國恢復今既請救而我深入北關於義固
不可北之後爲賊所阻勢窮地盡將北走胡乎計無失
於此者也

至義州上戰守十策時中國疑我與倭連謀遼東移咨有

責我語公上疏曰中國趍我者非一而又我有七失臨亂不急告變一也不早乞兵二也漢兵探我者今困乏而返三也既乞兵無兵食四也漢人求我嚮導而無一卒立於前五也　乘輿所止無兵衛之備晏然如平日六也國勢危急而氣像徐緩事多後時七也此皆來人之趍者也請令該司登時速報明白自陳並省史許穆撰遺事

七月副總兵祖承訓以兵五千人來援時公病篤　上命尹斗壽出治粮餉以　行在大臣只有一人不可出請自力以行馳至所串驛村落一空公令軍校搜得數人來諭之曰國家平日撫養汝輩甚至今何忍逃匿天兵

方至國事政急乃汝等效勞立功之秋也出一冊錄其姓名曰後日當以此論賞名不錄者有誅既而來請書名者相續公知人心可合即行文各處令別置考功冊課其勞績於是民勸趍之不旬日館穀諸具悉辨承訓攻平壤賊不利而公留安州以鎮人心且待後軍之至

十二月拜關西都體察使提督李如松以正兵四萬至安州公請見以平壤地圖指示形勢提督大悅曰賊在目中矣先是我被擄者受賊厚賂探報我事殆無遺公得首牒者探問其黨數十輩皆斬之以故提督兵大至而

賊不知也提督召我兵合六萬人正月克平壤賊大敗
行長義智玄蘇急收餘兵夜遁去公令海西諸將邀其
歸路急躡其後諸將皆不出惟李時言躡其後亦兵少
不敢逼賊已過矣
提督進兵至坡州聞副總兵查大受追賊至碧蹄戰少利
領千餘騎馳赴之敗折而還卽趍開城公爭之曰大軍
一退賊勢益强遠近驚懼請固留觀釁而動提督佯應
曰諾卽蹐馬還至開城諸營悉退提督聲言清正自咸
興將襲平壤急還軍以救之且令我兵在臨津南者皆
渡江拒守公遣從事辛慶晋見提督言不可退兵者五

其一先王墳墓皆在畿甸陷爲賊所義不可棄其二奔竄遺民日望王師伐賊今聞退兵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其三將士方倚重王師以圖興復大軍一退人心懲憤皆散去其四封壃之內尺地不可棄其五兵退之後賊乘其後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也提督默然並遺事

時賊據京城已二年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餘民聞公駐東坡扶攜就哺者繼屬於道先生令前郡守南宮悌爲監賑官多方救活適湖南粟數千石至先生即馳啓而賑之賊投書乞和提督遣沈惟敬入賊中令還王子陪臣退兵釜山然後許和即領兵進開城先生呈文言

好和非計不如擊之提督批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然實無聽用意又遣遊擊陳弘謨入賊營先生與都元
帥金命元在坡州弘謨至令入叅旗牌先生曰此是入
倭營旗牌不干我事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文又不可
入叅弘謨强之三四先生終不叅徑還東坡提督聞之
大怒曰旗牌乃皇命何得不拜我當行軍法撤兵接伴
使李德馨急報先生朝日不可不來謝先生不得已與
命元往詣門上謁提督怒不見先生西入門外良久許
入先生謝曰小的雖愚劣豈不知旗牌爲可敬但旗牌
傍有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切痛之不敢叅拜罪

無所逃提督色赧曰此言果是乃宋侍郎令非我所知
後數日又遣游擊戚金錢世禎來說許和便先生孰不
可世禎怒罵曰然則爾國王何以棄城逃耶先生徐曰
還國圖存亦一也世禎等旣去先生又貽書曰賊以甘
言誘我一投書於東萊再投書於尙州三投書於平壤
小邦勢甚危迫而終不許者不過爲天下大義寧死不
辱耳

在都松閑賊犯　宣靖二陵章元帥以下諸官登滿月臺
望哭遣軍官李弘國等往尋又遣朴惟仁移　靖陵屍
柩安于松山里四月先生隨天兵入京城哭臨　宗廟

同諸臣往尋　靖陵所得屍柩真假時朝臣中惟同知
宋贇嘗逮事　中廟所驗王體與平日同而背後腫痕
左分明獨成渾所見不同先生常以為慟
賊兵雖退而東萊釜山之間猶屯據自如無渡海意先生
上狀言此賊盤據腹内天兵又不可恃宜及此時上下
戮力以為自強之計急抄精兵與賊慣戰心膽已堅者
分配猛將常加操鍊以備不時調用且賊之所恃以全
勝者惟鳥銃耳我固亦日夜訓鍊使軍士無不學習則
賊之長技我亦有之矣又言及此浙兵未還之前大砲
狼筅鎗鈀器械一一傳習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

千則數年之間可得精卒數萬賊来可以待之矣仍擇丁壯者送浙江叅將駱尚志習火砲諸技時饑荒日甚餓莩相枕先生請煑鹽賑飢又請諸島如江華紫燕等處勸民耕種以廣得粟之路又請設互市於遼界綿布一疋直米二十斗其用銀銅者尤得十倍之利京城之民從水路貿遷數年之間賴以全活者不可勝數並行狀

初中原憂我國不振遂為賊乗論議甚多有給事中魏學堂者上本處置我國至有分割易置等語下兵部尚書石星持不可於是遣行人司憲奉勑宣諭且察我國事時宋經畧在遼東海平君尹根壽以伺候陪臣在經畧

門下一日經畧出魏給事題本示根壽曰朝議如此汝
國将何以自謀歸告汝國王根壽回自遼東且持来經
略諭本國陪臣劄付先訪柳成龍發聲哭曰有宋侍郎
劄付明日将投于朝堂公等何以處之成龍不爲動曰
劄付不知何語然令公不合持来翌日根壽以劄付呈
備局成龍却而不視曰劄付中事恐非朝臣所處見之
何爲諸宰皆以爲開見無效成龍厲聲曰經畧若公言
國事則當移咨今無咨而獨有劄付其中所論非意料
所測何可開見耶根壽収劄付而出
上引見柳成龍出魏學堂題本示之大槩以爲朝鮮不能

禦倭賊貽中國之憂當分其國為二三視其能禦倭賊
者而付之為中國藩籬　上曰予久知有此事故欲退
避今果然矣成龍視題本畢　啓曰此乃無理之妄說
皇朝豈為此論所撓頹　殿下勿起憔慮盡吾之所
當為者既而天使至成龍往迎碧蹄司行人與語且曰
俺入藩京有新擧措成龍不敢問是日使事禮畢　上
夜還宮召成龍下教曰予之見卿只有今日雖夜深欲
與卿面别故召之且歎曰卿之才學無愧古人而但所
事者寡昧故不能有為矣成龍惶恐對曰臣無狀誤蒙
任使使國事至此皆臣之罪　上曰不然予思居衛而

術未免削弱孔明猶不能復漢室何可以成敗論人耶
回顧内侍曰取酒來内官以香醞一沙鉢來賜成龍飲
之曰以此相訣明日予將於天使前辭位耳成龍曰天
朝憂我國不振勅旨所言無非勸勉策勵之意豈有他
哉臣願 聖意無動明日之事千萬不可如此幸乞斟
酌臣敢以死請 上默然
明日 上幸南別宮暫御門内小室召成龍問外事成龍
啓請如去夜所達 上不荅小頃天使出座 上乃入
宴半 上袖出御書帖送天使帖中陳疾病不敢御國
請傳位世子願天使主張行人即以紅帖自書以荅曰

今此復國雖云天兵之力實王福隆然未艾也王欲辦位有唐肅宗故事當奏聞以待天朝處置悪一行人何能為力宴罷　上還宮即以御帖及紅帖下于成龍知之成龍附啓曰此大事臣極陳請停而未蒙　允俞且不得與聞殊失大臣之道極為惶恐云

時天將已皆西還惟游擊戚金在性最機警日在司行人館所與論議是夕遊擊邀成龍相見屏左右中置一卓張鐙燭於上卓北置椅許坐手書十餘條其苐三條曰國王傳位當早他皆軍務事也書畢令成龍見之成龍視至苐三條不覺起立正色取筆書曰此非陪臣所忍

聞大人讀書萬卷豈不聞天下古今之事小邦國勢方危若又於君臣父子之間處置失宜是重其禍也因拱手而立游擊瞪目直視良久取筆書其下曰是是是遂取其紙就燭焚之翌日成龍率百僚呈文於天使歷陳本國遭變以後事狀皆由於不從倭賊犯順之謀以致狼狽而不悔及於　主上即位以来至誠事大憂勤勵精之實累千百言行人頗信納是夜游擊又呼成龍言天使之意大回國王可無慮成龍拱手謝並休窩雜纂

一日詔使招執政數人議事獨呼先生謂曰尹斗壽兄弟用事誤國信乎先生曰是我同朝共事者各效其勞豈

有此哉詔使曰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公曰假使事有得失只可告于吾君詔使笑之及歸移咨申飭又以劄付付先生有再造山河之語

十一月陳時務且請希商一年經費量減列邑貢物使朝廷恵澤得以下究又言臣久在東坡粗觀形勢秋間自慶尚道取道原州由砥平楊根渡龍津入京城其間地形要害亦頗親見若於上流沿江列柵多設器械以死拒守則賊兵必不能容易徑進今宜急遣重臣有計慮者廵視忠原以下水勢淺深得要緊之處而為之經畧以求善後之圖至於漢江以南則利川驪州廣州為京

都左輔水原南陽富平仁川爲右拒若將收兵恃糧擇
守要險則京城之勢稍有捍蔽而緩急庶有所恃矣廣
州南漢山城乃扶餘始祖溫祚作城而中有井有田何以
修葺保守此外水原之禿城衿川之衿芝仁川之仁城
皆係險阨必守之地若隨便繕治屯兵據險互爲形援
則襟袍固啓人心有恃而不恐縱有敵兵亦首尾牽掣
不敢徑突也嶺南賊勢日急今聞中朝已絶通貢之請
其咆㤥决裂之禍在於朝夕諸將聚烏合飢羸之卒隱
處山谷無意交戰更一二月食盡乏而軍益散雖欲收
拾其勢難矣臣請於湖嶺三道別遣重臣主管調軍給

饋為天兵後繼如張渷之開督府蕭何之補葺關中庶
幾人心不至渙散號令有所歸宿矣
湖西賊宋儒真起　上命公入宿禁中公曰當此危疑之
際遽命入衛恐人心益駭　上以密旨　教曰予依卿
將有為而卿須不自愛獨不見武元衛之事乎一夕
上遣內竪覘公深夜明燭端坐閱古史　命煖酒賜之
時外寇內訌衛士单弱京師震驚莫保朝夕公鎮定危
疑酬酢不爽朝野依以為重並行狀
甲午二月設訓錬都監以柳成龍為都提調初平壤之復
也　上詰謝都督李如松問天兵前後勝敗之異都督

曰前来北方之時恒習防胡戰法故戰不利今来所用
乃戚將軍紀效新書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　上請見
戚書都督秘之不出　上密令譯官購得於都督麾下
人　上在海州以示柳成龍曰予觀天下書多矣此書
實難曉卿為我講觧使可效法成龍與從事官李時發
等討論又得儒生韓嶠為郎專掌質問於天將衙門及
上還都令設訓鍊都監成龍為都提調武臣趙儆為
大將兵曹判書李德馨為有司堂上文臣辛慶晋李弘
冑為郎廳募飢民為兵應者頻集趙儆設法以限之能
舉一巨石能超越一丈墻者入格旬日得數千人教以

戚氏三手練技之法置把摠哨官部分演習悉如戚制
數月而成軍容 上親臨習陣此後都督軍常宿衛扈
從國家賴之成龍仍請措置粮餉加募兵一萬於京城
置五營營置二千每年半留城中鍊習半出城外擇閑
曠之地為屯田輪環替代以厚兵食之源而益固根本
上皆從之事竟不行 宣廟寶鑑
啓請設防於鳥嶺曰京都前後長江左負高山右環大海
天下之險無過於此而忠州居上流為國門戶欲保忠
州當把截鳥嶺鳥嶺若失險則忠州雖有良將勁卒不
可守矣鳥嶺之上有歧路傍出不可防守自東嶺下十

餘里兩厓斗絶名曰鷹岩中有溪水行人往来者橫木爲橋凡二十四處若此處設機當賊之至撤去橋梁又橫斷流水使兩岐之間盡爲洪流人不能着足囙以弓弩菱鐵火砲等器守之不過百餘勁卒而嶺路之把守自固自聞慶西出近豊之東此路亦險絶使數十人守之賊不敢踰入嶺路既斷則賊雖出於他道我軍可以専力把守此利害之較然明著者也

三月啓請修鎭管之制略曰　祖宗之制八道各官皆有鎭管謂之兵馬節度使平時則鎭管之邑爲主鎭而檢勅其屬邑訓鍊軍伍之事皆可治之有事則鎭管率其

所屬之軍鱗次整齊以聽主將約束其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操縱伸縮惟將之為一鎮管之軍雖或奔潰而他鎮管之軍各以大兵次第堅守或阨其前或躡其後或撓其左右姑以嶺南言之東萊鎮所屬勿論公私賤雜頒畫發為兵則其數將至七八萬不幸而敗又有大丘鎮管之軍居中遮截而慶州晉州之軍為左右翼可以禦賊不幸而大丘之軍又不利尚州鎮管又以重兵堅守而忠州鎮管率屬邑之軍把截鳥嶺為其後繼清州鎮管又率屬邑之軍進守黃磵永同秋風嶺之間以為左右翼以及京畿等邑一皆嚴兵整待國家形勢

如重門複墻賊雖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何至於一旬之間橫行千里徑造都城如䧟無人之境乎 祖宗經遠之圖其詳如此而中世以後一切廢隳又有輕慮淺謀之人自任己意做出新規名曰制勝方略國事之所以至此大槩制勝方略誤之也臣請言其制勝方略大要以一道之軍預爲分屬於是巡邊使防禦使助防將兵水使纔聞賊報不察賊衆多寡地勢險夷一如徵發皆聚境上既而朝廷遣將於千里之外不能朝聞夕發而無將之軍處處屯聚無約束無紀律紛紜暴露於原野之中一日二日待將不至以至於三日四日之久而賊

鋒已迫飢渴繼之則如鳥驚獸駭相率而潰土崩瓦解
不可收拾然後所謂京將帥等單騎馳下已散之軍蔵
匿山谷其誰招集而賊之先驅已迫不敗何待壬辰李
鎰到聞慶而聞慶已空到尚州而尚州已空散卒來集
者僅數百部伍未分之前賊已至十里地矣懲前所以
毖後鑑古所以圖今也並行狀
總將胡澤還奏請使許項賚請封倭奏文隨去時皇朝之
議多以許倭款爲非惟石星及經略宋顧二人未得勝
筭欲還就完事極力未張而科官輒持之故要我國隨
以奏請以伸其討 上知讎賊欺詐反覆和必不成故

欲守義請兵前後下旨痛快嚴切至命傳位世子然後
任行許和事柳成龍連啓以國勢如此當詳具事情以
聽中朝處置 上初不許只許咨報衙門而備局諸議
皆如成龍言 上不得已從之 宣廟寶鑑
九月啓請廣取人才以爲撥亂之用以切於時用者分爲
十條令宰臣三司各擧所知勿論貴賤惟務實才其有
抱負而不見知者令監兵使守令搜訪啓聞如此而又
有見遺者許令自擧又請預備粮餉略曰今日危亡之
勢多端而就其中拱手無策者惟粮餉一事而已京城
積粟僅至數月外方倉庫匱竭公私之勢懍懍如此今

之議者或以爲採銀貿穀求其實用則有同捕風盖銀
雖我國所産而産出不多用力多而所得甚少生財之
道別無他法前此所陳以各道貢物盡爲作米又用上
番軍士價布各司奴婢身貢皆作米聚諸京師可得十
萬石此外又有責鹽一策爲理財要務其切於需用與
五穀相等八道之界處處皆産興起鹽利別無他方只
是招集鹽户使之安集除其雜役不得侵撓隨時貶賣
如古時之法軍粮及種子可得千萬石之多此外又有
屯田尤當及時講究力行勸課之政勿使遲延以失機
會

進軍國機務一冊其目曰斥候曰長短曰束伍曰約束曰重壕設柵曰守灘曰守城曰迭射曰統論形勢也

乙未上劄辭職又請經理沿江屯保略曰東晉與南宋其立國江左則一也而晉猶能以長江禦劉石宋不能以禦蒙古何也蓋晉有藩鎮之制合數郡而置一大鎮使大將領之兵刃不分故其勢足以當一方之賊如桓冲陶侃之類皆控制千里宋於立國之初懲創唐末五季尾大之患置藩鎮之權而悉為郡縣其衰也兵分勢弱賊至一郡一郡破至一縣一縣破不足以制戎虜內侵之患故汪立信建議請以江淮諸郡合為四大鎮而盡

出内地之兵并力禦胡時不能用之我朝鎮管之制大槩有此意以其權不重不能行其號令昇平已久懈弛滋甚無以振起故耳我國形勢無有如都城之險葢漢江與臨津環繞前後而東北有高山大嶺之阻西有大海環之則所謂天險也京畿有四鎮水原廣州在漢江之南爲門户楊州左右專蔽東北長湍在後專備北方江華橋桐以在海中故無所隷而專力於防海其布置規摹亦略可見推之他道莫不皆然實軍政之大綱禦海之良策也苟使此制不墜鎮管得人各屬其屬各守信地以聽大将之令以戰以守則内外之勢安如盤石

豈有土崩瓦解之變哉
先是天朝以李宗誠楊方亨為冊封使出来將即封平秀吉以為日本國王沈游擊常往来倭營彌縫其事至是冊使將過海游擊移咨我國令遣重臣跟冊使同渡朝議不知所處公啓曰今此調信之回形色可疑如使秀吉欣迎天使只要我使同行而已則調信何以連日與其類密議然後始遣游擊亦何以稱病閉門不面見天使而但使下人傳報耶臣每疑此賊末稍必有難従之請以起釁端今之事勢駸駸近之恐其所要不止於通信亦或欲為敗約而假此為辭游擊亦自知其事不了

計窮欲歸咎於我以爲自免之禍殆不可知今若直辭
拒之則政墮於作弄之中若欲順其所言則又非人情
義理之所可忍爲而遣使之後賊之去留又不可必無
已則當荅之曰弊邦與日本初無毫髮怨隙不意日本
逆天悖理無故興力虔劉我生民焚夷我廟社掘我
丘陵弊邦之人無不沫血飮泣以爲有死而已豈敢言
和今天朝兼愛南北之民勞勳戚大臣涉不測之地要
以解焚息兵大人當事御命教戒小邦至以禮義當然
見責此亦實關天朝大體第以日本人所在反覆不可
憑信雖詔使以皇靈臨之尚未得其要領檄張竹島安

骨之倭屯結如舊更亦何有於小邦而以一使為重輕
哉若是則小邦徒益耻辱為天下笑而大人之終始擔
當者亦歸虛地切望更查彼中情形並與冊使商確無
苟完目前而為長遠之圖如此措辭以觀其答不可於
一言之間輕為許與不許便難汲殺也 上從之
倭將平行長給右兵使金應瑞曰吾與清正有隙封事之
不成亦清正敗之也清正近自日本出来若以舟師要
之可擒而吾仇可復也盖李統制舜臣曾大捷閑山島
威震日本行長患之欲覘其舟師虛實也應瑞上其事
遂命舜臣邀擊於大洋則清正已回泊矣時有元均者

忌舜臣功高嘗媢事權貴以搆陷舜臣爲事舜臣是公所薦忠直不阿以此時宰之忌公者欲擠舜臣仍及於公至是誣以逗撓交口毁之 上欲置舜臣於法以元均代之公在備局論啓以爲閑山失守則湖南不可保國事無奈何矣 上愈怒謂備局依阿不直公猶力爭之以國家存亡所係也 上命公出巡畿邑引宰臣於內論舜臣之罪崔滉等贊其決其後均果大敗而湖南尾觧悉如公言

丁酉八月 命公禦賊于畿湖之境公承 命卽行譛者謂搬家以行一日 下教曰聞大臣携家屬自毗出城

而臺諫無一言大司憲李憲國歷舉公及他大臣家屬所在以辨之　上意乃解即召還公未及被　命上劄自劾　上下書溫諭時賊勢寖迫人心潰散遂徵公所管四道兵入衛至者數萬人用畿兵分守江灘以三道兵守城堞紀律明肅無敢叅差　上出巡江灘所至慰將士即引見公曰軍容井井緩急可恃卿之力也

十一月承命下嶺南措置粮餉蓋為經理楊鎬將出師也經理始至論人曰汝國事當使柳某輔之何患難理後有搆於經理曰柳某短公謂無濟事才曰多為誣揑至貼謗書於經理館門一日經理與接伴使李德馨私語

曰柳某得罪於邢軍門聞軍門將至逃避來此運粮等
事可專委於尹承勲也公曰驛官聞之未敢信以問德
馨則曰無是語矣是夕都司白璜亦以經理意分付於
南以恭一如此語公始知非誤傳遂馳啓言狀請褫削
職名不許並行狀
戊戌丁應泰劾經理剋卒多惡掩敗為功與軍門監軍共
為瞞上　帝大怒遣給事中徐觀瀾同應泰抵王京閱
實經理免歸河南萬世德來代之　上追思稷山之戰
欲遣大臣一人為經理卞誣　上意蓋在公而以內外
多事持之卒遣左議政李元翼至則應泰又經論我與

倭通壬辰要犯遼東及受兵云　上憤憤不快言避位

事不臨朝數日公率百官爭之持平李爾瞻首劾公當

辨誣事不請辭行以激怒　上心而執柄者又陰令其

客數輩上疏斥之以爲士論仁弘素深怒於公其客文

弘道爲正言詆誣萬狀專以主和爲言公連上劄自劾

既罷相又削奪官爵遺事

公南行到渡迷峽望見三角山下馬四拜而行蓋過此則

不復見京山也有詩曰田園歸路三千里惟幄深恩四

十年立馬渡迷回首望終南山色故依然徑由雲巖有

丹陽行一篇行李凉薄子弟皆徒步歷十餘日而始至

道路艱楚不可言

己亥六月命還職牒三司又論之　上答曰論事過情則非但其人不服傍觀者亦不服矣以主和二字為執言之地至比柳成龍於秦檜檜受虜人之旨保全妻子而潛來于宋所以為金人謀力主和議殺岳飛等今成龍亦有潛通陰謀之事乎是說足以服人心而定國是乎蓋其心悶　宗社之將亡天朝既令許和故權就其事本情不過如此

壬寅朝廷錄廉勤領議政李恒福首舉公名顧同僚曰此老不可以一善名但欲洗郿塢之誣耳文弘道戊戌啓

辭也

丁未二月有石命時公久已病謝不赴　上命内醫看病病中猶冠帶而坐與子㝝論講經史或觸景吟詩名曰觀化録皆存順沒寧意也病革遺疏以修德立政公聽並觀養民用賢修軍政擇良將為言遺戒勿禮葬勿立碑仍謝客曰欲安静以就化耳五月丁卯不待扶掖而坐神氣了然如未始有病因誦洪範終篇戊辰辰初促内醫於前握手與訣曰遠來治病　天恩罔極幾日可達京城耶語纔畢命侍者整枕於堂中北向正坐恬然而逝

公神彩精明如秋空皎月望之非塵埃中人穎悟絶倫早
歲喜看象山語既而知其學之出於佛乃篤信師説卓
然有立探索往訓功已深思常謂聖門之學以思為本
不思則罔病世之學者就文義上説不知反求諸心只
作空言鮮會其語易大學中庸皆辨析精微銖分粒剖
治經之暇亦肆力於史學就古人事跡而表出其幽隱
者為觀史蠡測多先儒所未發至於書法之抑揚人物
之出處挈其綱而振其目如把一秤子權其輕重其為
治道則必以明天理淑人心為本每入對之際必沐浴
齋戒精白一心開陳義理委曲懇惻凡脩己用人之道

存心出治之法出入經訓論説亹亹　王音稱賞屢有
望之起敬之歎遭時不辰瀝血攘袂出入內外條陳利
害事無不言言必合利其精神辭氣皆足以動一世之
聽矣

公天性篤孝嘗曰人子一刻忘親非孝也宦遊時念定省
日曠倩工畫桑鄉出入瞻仰親沒作慎終錄永慕錄敬
奉遺體舉足不忘事君如事親一飯不忘晚節雖讒雖
在廢斥而每稱臣罪當死雖所以語乎子弟者常斂然
有不足之意無怨尤之見於辭色或見眉志有及於憂
民則揭壁莊誦曰大哉王言凡其發於吟咏者無非憂

君憂國之語方其病革聞朝廷之失憂形於色累日而不懌

文辭流出胸襟初若不經於意而既成雲行水流藹然道德之言間出其餘為詩章沖澹渾成不事雕繢其機軸多從陶韋來雅好山水所居屋西有蒼壁臨江直立千仞仍自號曰西厓每歸休燕坐一室其自得之趣蓋有人不得而知者常以仕宦奪志為平生恨名其堂曰遠志以見其微意一日出遊見桃花爛發謂曰此物關我何事心體澄虛有着都不可也於外物無嗜好衣服飲食但期粗適不求鮮美視財利如垢穢恐近則污人暮

年家食饘粥不充而處之泰然

鑑識絶人鄭汝立嘗踵門求見辭以疾李爾瞻以太

李山甫 忠簡公

字仲擧號鳴谷嘉靖己亥生隆慶丁卯中司馬

宣祖元年戊辰登第選入史局歷吏郞舍人典翰

直提學大司成大諫大憲慶尚監司再按海西節

官至吏曹判書甲午卒年五十六甲辰追錄扈聖

功 贈領議政

兒時與群兒戲氷上跌足折齒羣兒懼爲父母所譴責謀

所以餙辭者公曰叔父嘗以不欺見教吾當以實對叔

父即土亭先生之謚也後土亭聞公與群兒語者稱歎不已土亭嘗指路傍石佛曰此物亦有父母否公曰父天母地土亭大奇之曰此兒當作大人君子

年十七娶婦于京土亭戒之曰須惜寸陰公奉教惟勤嘗在江榭讀書諸友共拉公登舟抵奉恩寺諸友先入寺日暮還舟則公在舟中讀書諸友共嘲之公曰父兄有教不敢違也公屢魁鄉魁後將入場同業生忽被錮公惻然曰我不忍獨赴遂與同歸人以為難

栗谷既歿金宇顒為副提學入封駁文成所為公以承旨入侍盛稱文成行誼之高 上擊節嘉歎宇顒有所言

上輒問公曰此言何如公輒盡言不諱益觴時忌無
何特受大司憲爲忌嫉者所中出爲慶尚道觀察使
士禍大起一時名公卿多被竄逐論者欲彈公無毫髮可
舉只以怨天尤人劾公公官罷居閑惟日讀書不掇所
親或陪公公笑曰彈辭謂我怨尤可謂不知我者
壬辰倭寇深入公自保寧赴都居數日 叙命下公晨詣
闕則 大駕已西幸矣公不復還家單馬追駕扈行至
東坡拜大司諫尋以吏曹叅判陞判書時賊鋒漸逼
上議渡遼問羣臣誰肯從我公與李公恒福數三人請
從 天朝旣發援師李提督如松駐軍遼陽不肯前公

承命馳詣軍門請亟濟師辭氣懇切涙随言發提督欲
具酒食待之公曰君父在草莽義不忍當盛禮遂下庭
慟哭提督感動即趣師渡江

天兵既復平壤進薄京城與賊持久糧且盡　上憂之曰
海西新中兵公私赤立括粟飛輓民必不堪將奈何僉
曰李某曾按此道有遺恵命往必濟遂拜公都檢察使
公比抵京老少咸加額曰李監司至矣傾儲輸粟負戴
繈屬軍餉大集竣事還又命往莅三南士民聞其至爭
趍集如海西將軍南征軍興未嘗乏公之力也

甲午大饑親戚之窮餓者皆扶携歸公公分俸賑救至輟

盤飡以哺之每食未嘗飽子弟請加飡公歎曰此何時也喫飯幸矣敢望飽乎 東宮命公管賑早夜焦勞日昃忘食勞憊成疾 東宮遣醫視疾醫陽言疾可爲也公曰吾疾已自知之豈以死生関念疾亟命夫人出語不及家事但聞今日邉報何如而已

公少從土亭學語默坐立一遵其教土亭嘗稱公曰孝悌忠信雖出於孔門可以無愧又曰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世人雖有美質稍長漸失其本心惟某也庶幾此言又曰可以托六尺之孤毅然有不可奪之節其見許如此急於濟物見人厄窮猶飢渴之在身聞人有一善喜

而稱道之或言人過惡恒若不聞也者雖僮僕有過亦不輕加訶罵尤篤於宗族撫愛存恤恩意周遍立朝三十年孤忠朴直不顧衆咻未嘗以得失利害動其中至施諸政事則竭力盡心要以澤物利人行之出於至誠故德惠所孚人皆感悅急難之日多賴其力

公於經傳及濂洛諸書靡不精熟而尤深於易學啓蒙蓋淂之土亭又洞曉象緯當辛卯年間仰觀俯察深以國事爲憂及倭變之作其言果驗云 並張谿谷撰行狀

李廷馣 忠穆公

字仲薰慶州人嘉靖辛丑生 明宗十四年己未中

進士辛酉登第選入史局歷正言持平承旨大諫吏

議全羅忠清黄海三道監司階資憲錄宣武勳封月

川君庚子卒年六十

未娶有醜而貴者求以妻之公不許尹元衡居比隣要相

見亦不肯又知鄭汝立兇悖擧世推許以公痛絶之坐

枳仕途而不悔也

朝廷以倭奴爲憂拜公東萊府使秀吉遣使來先是倭人

之來官吏多賂賄公與邉將約束痛絶又所給倭人稅

米例和水使脹以足其數過海則爛不堪食公以為此
非誠信交隣之道即禁切之
壬辰倭寇猝至公時為吏曹叅議語夫人曰國事至此不
如自盡遂經於房裡賴救者不死時　大駕已西幸公
追及於松都公弟廷馨為松都留守請曰臣兄無職事
願與同事許之
大駕既向關西公知松都難守負母夫人過延安延安人
喜迎曰是我舊使君也時賊入海西通誘列邑曰迎者
賞逃者斬以是吏民牛酒市歸公遂傳檄遠近諭以逆
順仍招集義旅金公德諴趙公廷堅等來會遂得數千

官兵建大将旗書奮忠討賊四字賊乗未備悉拔諸屯賊来攻烟焰漲天人皆勸公避去公奮曰經幄老臣既不執靮從君則當秉一障以效死豈可苟活況諭民入城何忍棄之遂下令曰不願留者皆去城中皆感奮並尤菴宋時烈撰碑

賊據海州将進攻延安人民章皆荷擔而立及聞前叅議李廷馣自開城至遂迎入曰令公若為我等守此城我等亦當死守廷馣遂得武士四百餘名共城中人約數千晝夜治城為防守計粗完賊引兵至城中人謂廷馣曰我等之盡死力為令公也令公之不出去為我等也

今賊已迫令公心若一毫不堅城中數千命皆斷送矣
廷䆁曰爾等尚猶未信我耶遂令人建一草屋於城中
高絶處四面積薪下令曰城不守爾等速火此我當死
於此民咸曰令公若此我等亦當死賊分兵至薄城下
冒死仰攻城上矢石如雨老者運石以投之婦人汲水
以灌之賊或乘雲梯或冒木板或頂屍攀城築土蟻附
而上城中束火投之烟氣大盛賊不能登又於城外起
三重屋俯視城中放鐵丸城中又建板屋四面對起賊
晝夜分番迭入百計攻之城中亦隨機應之大戰五日
賊解圍而去城中人曰賊衆分運而戰有休息之時而

我軍晝夜苦戰目不交睫氣力垂盡少遲一晝夜安得
抵當非令公忠義所感我輩已為九下鬼自此賊據白
川一日程更不躡延安之境盖為所憚也由江華渡延
安西達于行在南通于湖嶺皆延安保障之力也朝廷
特陞廷馣嘉善 世子賜教書稱以招討使尋稱巡察
使 寄齋雜記
守城之功世人獨稱李廷馣而不及晋州金時敏此亦倒
置廷馣之功固可嘉奬至與時敏並論則亦不無差等
盖廷馣之所敵者長政而兵不滿萬廷馣所領又過數
千義兵諸将来會者亦多可與頡頏當此之時本道諸

将皆不能立功惟廷馣獨能如此陣中且多士子易以鋪張行在不遠聲聞易達廷馣平生聲望亦足以服人心故其功大著（白沙雜記）

壬辰賊兵三千猝至延安前守李公廷馣適在城中以孤城弱卒血戰却賊尤為奇績且其報捷之啓無一夸張語只曰賊某日至城下某日觧去官軍無死亡者先輩張老論李公此事曰守城却賊猶可為也有功不伐人所難及髣髴曹國華奉使南中幹當公事回啟語矣（公私見聞）

公之在兵　車駕西狩龍灣隆景持重兵據松京列營黃

鳳連綴江陰危動浿江直撓閑西長政猖獗海濱放兵四刼南路阻絶公一戰而剪其觜距賊喘汗自戢芻牧不敢近公城下海西十三州皆復爲我有二南勤王之士由牙山江華渡龍岡達　行在奔問有路漕輓無礙公之力也李白沙恒福撰延安碑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六

金誠一

字士純號鶴峯義城人嘉靖戊戌生甲子司馬 宣祖戊辰登第選入史局賜暇湖堂歷三司吏郎舍人大成副學庚寅以通信副使往日本壬辰特除慶尚兵使旋拔招諭使仍拜監司癸巳卒年五十六

兒時與群兒共遊層巖上一兒失足墜地他兒驚散公即奔告使及救活聞者與之比之擊甕事（鄭寒岡逑撰行狀）

弱冠與弟復一讀尚書忽喟然曰學而志於穀恥也退溪李先生今之儒宗盍往求教乎遂請于考判書公（諱璡）判

書公喜而許之即徒步往謁請問人心道心之說璿璣
玉衡之制退與弟反復研究手自作圖講論不輟先生
嘉其誠篤期待甚不淺（鄭愚伏經世撰神道碑）
退溪先生嘗與人書曰金士純來寓陶山冒極熱踰山來
往質書傳疑義此人斂而嗜學與之共業甚覺有益又
寄書其孫安道曰近看金某志趣甚好能專意此事立
心之城切如此何求不得何學無成又嘗歷叙聖賢相
傳之心法作爲屛銘手自淨寫以與之
素性薄於名利嘗欲停擧業稟於先生先生曰有父兄在
何敢輒循己意但內外輕重之分不可以不明須常記

得箇中自有超然處肯學兒曹一例扯之句為處心苐一義可耳

拜正言一日　上御經筵從容問曰卿等以予視前代帝王可方何主有對曰堯舜之君也公曰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紂　上曰堯舜桀紂若是班乎公對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　殿下天資高明為堯舜不難矣但有自聖拒諫之病拒諫非桀紂之所以亡乎　上動色改坐筵中震慄柳成龍進曰二人之言皆是也堯舜之對引君之辭也桀紂之喻儆戒之言也無非愛君　上為之改容

時金戣爲司諫將行相會禮公曾於　筵中心鄙其爲人
及是詣　闕獨啓直斥戣遂不容於朝自是朝著肅然
憚敬金公應南貽書謂曰直節壁立千仞三十年來所
未有者鐵面風彩何幸親見（並行狀）
宋判書棋壽以特進官詣經筵其子應漑以玉堂應洞以
注書同入　侍講畢語及乙巳事宋公泣陳其冤枉之
狀悲動左右鶴峯亦以正言在
筵進曰棋壽在乙巳
間附麗權奸至錄僞勳享其富貴二十餘年及今　聖
明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告語指陳其冤欲竊公論
之名眞小人情狀也棋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

聞者縮頸而公辭氣自如 浩渓記聞

誠一在近侍論劾貴近人多畏憚稱為殿上虎河原君以
王室至親淫湎縱恣侵害閭里誠一捕繫家奴重刑
之宮家惡怒而不敢言 上於筵中問近來廉恥道喪
何為而然耶誠一對曰有為大臣而亦受人賄贈者廉
恥之喪無足恠也時相盧守慎在首席出而伏之曰誠
一言是也臣之族人為北方邊將以臣有老母寄以小
貂裘臣受而遺母矣 上曰臺諫直言大臣引過可謂
兩得之矣臣僚能相責勵如是則國事可為也守慎亦
厚謝誠一不以為忤 宣廟寶鑑

丁亥秋得地於青城之山洛水之上巖壑瓌奇泬潭淨綠愛其幽迴築室而扁之曰石門精舍一室明瑩圖書滿架端居其中頹然有終老之意行狀

己丑日本平秀吉滅源氏代爲關白來請通好朝廷方議報聘而賊情叵測人莫肯行公謂家人曰趣治裝吾必往果以副使行明年夏艤行入大洋颶風大作舟中人惟悸號失公獨端坐色不怖至對馬島義智等請遊觀國分寺使臣往則玄蘇迎坐中堂義智後至轎行歷階公謂正使吳允吉曰彼敢凌轢我若此與之交酬則自辱也起還館書狀許筬隨之義智惟而害之譯官以疾

作告公聞之對倭使杖之曰此島世受　國恩作我東藩使臣之來行則後護見則前拜乃其分也汝不能援據典禮折其悖慢顧及權辭以求媚耶義智漸悔歸罪於擔夫而斬之匍匐八謝罪自是折節不敢慢

有西海道倭遣人致禮饋書中有朝鮮使臣來朝語不省而受其饋者而問之則已分諸從者矣公謂允吉筬曰將若使曰禽獸不足與校公曰辱國而饋之其為恥不翅啍噈尚可安而受之耶彼其所饋皆出市貿今若照數貿還曰汝主失辭命既覺則不可仍受汝可歸報云則辭嚴義正辱可洒也即如之 並神道碑

公與書狀許箴論見關白一節書狀以爲當拜於庭下公以爲當拜於楹外數日不决公於宴席問玄蘇曰貴國諸殿見關白時拜于庭下乎堂上乎玄蘇荅曰與諸殿同是天皇臣也何廷拜之有公又問自前我國使臣亦行禮于楹外今則何以爲之玄蘇荅曰使臣之問良是槃邦亦有接待典故關白来則當自定之又問都船主琉球使臣行禮事曰陞堂公曰日本諸臣見關白時本無廷拜之禮琉球等國之使亦已陞拜則其不使吾輩獨拜於庭下在所不聞矣盖公慮玄蘇輩業已庭拜於我國或欲與之相方故先爲微諷而逆閉其途玄蘇等

將公之意通于關白遂定楹外之拜

既傳 命秀吉使人言曰書契隨當偕送使臣可往待於

界濱也公不受國書是事未竣也不可徑出况界濱遠

在百里外如有事當相爭者又將奈何一行皆以脫身

虎口為幸輒駕徑發公爭之不能得

出留界濱半月書契始至辭甚悖慢至以 殿下為閤下

以所送禮幣為方物領納又有一超直入 大明國貴

國先驅入朝等語公見之大駭據義却之作書與玄蘇

曰若不改此等語使臣有死而已義不敢還玄蘇辭屈

許改閤下方物領納六字超入 大明國先驅入朝等

語則倭以八朝　大明終不許改上使書狀皆信其為
然而不欲再請公正色折之復貽書玄蘇玄蘇見公之
書對譯官疊疊稱道即截吞書深以公言為是然其犯
大明等語終始詭辭以對公再為書期於必改而後
已一行皆以生事為懼百般沮抑使不得傳致公終不
得行其志憤歎鬱抑乃以其書投于洋中因作詩有水
底魚龍應識字之句也行狀
辛卯三月回自日本黄允吉馳　啓情形以為必有兵禍
既復命　上引見而問之允吉對如前誠一曰臣則不
見如許情形允吉論奏撓動人心甚乖事宜　上問秀

吉何狀允吉言其日光爍爍似是膽智人也誠一曰其
目如鼠不足畏也蓋誠一憤允吉到彼脏𢉖失體故言
言相左如此
拜副提學連上劄極言時事凡十條其一曰正朝廷以正
百官朝廷之不正有三焉賢邪不辨也淸托公行事貪
汚成風也其二曰興學校以明敎化學敎之不興有三
焉師道不立也士習不正也科擧累人也其三曰嚴內
治以齊家政內治之不嚴有三焉女謁盛行也王子敎
誨不預也貨利崇殖也其四曰祛民瘼以固國本民瘼
之不祛有五焉聚斂太甚也族隣侵督也徭役繁興也

貢賦不均也防納害民也其五曰修軍政以固邊圉軍政之不修有四焉軍律解弛也防戍不均也債帥侵漁也操鍊無法也其六曰審刑獄以伸冤枉冤獄之不審有三焉法令不一也官吏枉法也大獄延蔓也其七曰任大臣以尊朝廷大臣之不重有二焉體貌不敬也政出多門也其八曰納諫諍以開言路諫諍之不聞有三焉諛佞得志也士氣摧折也公論不張也其九曰明聖學以立治本聖學之要有三焉明道術也體天德也崇敬畏也其十曰禁奢侈以崇節儉奢侈之弊有三焉土木成妖也衣服僭亂也飲食過豊也每一上劄言益剴

切不避觸諱同僚或漸退避而戚里權貴濮嫉之至曰金某在朝吾輩安歸臺諫皆避嫌求退三公至欲待罪三劄一出四方傳誦至有以爲可擬於陸贄奏議柳相成龍以書賀之曰直辭一達天心感動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壬辰特差慶尙右兵使政院防 啓不允公承命卽行朝之賢士大夫或有出唁於道者公曰負國罪大獲受重任 天恩罔極此身未死惟當盡瘁事之成敗非所道也渡漢江題詩曰杖鉞登南路孤臣一死輕終南與渭水回首有餘情 並行狀

公在忠州聞賊艘已蔽海釜山東萊連陷晨夜兼程將直赴本營至宜寧麾下士相與謀曰寇深矣直進危莫如由晉州出咸安以觀賊勢而主帥必不聽宜托以他辭囑公仲子濩入白曰鼎津水漲無船趍晉便公使軍校金玉往視之玉還卽詭公曰事急不可迂路直馳往至則有船卽下玉及濩將斬之諸將皆叩頭爭玉亦願先登自贖乃貰之未到營三十里前兵使曺大坤棄鎭而退將遁走不意見公至錯愕迎交印訖欲辭去公正色曰將軍咫尺提兵以金海與賊律所不赦況可逃乎適其偏裨追至曰本營陷矣公知其謾數之曰汝以元戎

麾下守城不肯發一矢向賊乃來熒惑之耶即斬以徇大坤褫魄翌日探報賊至公曰相距幾何曰五里矣乃命選銳士俄有一騎賊銀盔金面揮釼而前將士莫不股慄公踞繩床令毋動賊起其整暇不敢進公命所選數十人突之令曰有不急上馬者斬呼金玉甫令日不先登耶數十人一時突進趕逐數里遇賊決戰良久軍校李崇仁射倒金面挑戰者餘賊皆奔斬二賊奪其健馬金鞍寶釼而還自賊下陸以後列陣瓦解無或嬰其鋒而公乃以單兵挫其銳自是軍政稍振遂遣崇仁馳啓獻馘（神道碑）

時邉報日急京城大振　上教政院曰金誠一嘗大言倭必不来使邉城觧弛致此賊變予将鞫之其令禁府拿来誠一聞拿命将至而道梗未及達人言　上旨未降大寇當前閫帥豈可容易棄鎮誠一曰君命不可久稽即就道是日虞候李浹沉軍械於池水焼倉廩而遁昌原府使張義國亦棄城走誠一在道金睟出見唁其被拿誠一略無辭色但曰國事至此願令公努力討賊以報國恩營吏等相謂曰被拿不憂國事爲憂其忠臣也

始公慮外寇未至而腹心先潰頗有鎮定之言至是上追

谷公言命拿鞫左相柳成龍及臺諫救解之皆不納未幾崔仁至 上謂宰臣曰金誠一狀啓有一死報國之語誠一果能之乎成龍對曰誠一見或未及忠則有餘其不墜此言臣可任之矣 王世子亦力救乃釋之就授招諭使公被初命行到稷山聞宣傳官疾馳來逮者皆驚惶號哭公神色不變指揮後事既至乃 恩命也南趍到咸陽則列邑已空士民皆鳥獸匿公立草檄諭之忠義皷動辭氣慷慨見者無不泣下

公以晉州湖南之保障而賊所必爭令判官金時敏收兵得數千人修城壕繕器械計埰分隊為死守計尋聞金

汚守牛峴爲諸賊所攻遂馳赴之昌原賊覘知公去晉
而晉備弛乃與鎭海賊來寇公還至丹城發咸陽等四
邑兵以援之勑時敏堅守郭再祐亦先已入城軍勢頗
盛賊至江南不敢逼公繼至諸將益用命賊敗遁遂復
泗川鎭海固城等邑亦令再祐擊退昌寧靈山玄風三
邑賊江左右自是得通並神道碑
金誠一自咸陽到山陰縣監金洛館誠一于擲鵝亭盛陳
茶饍而進誠一變色召洛責之曰如此盛饌非臣子今
日所忍銜雖食不能下咽洛慚謝而退縣人吳長宜寧
李旨丹城金景謹皆杖釼迎謁誠一謂長等曰諸生慇

懃來訪必有異策顧聞其說景謹曰不斬金晬無以伸
大義而成恢復之功誠一笑曰除是閑說話不濟事

山西雜錄

秋拜公爲左方伯聖教若曰卿剛直方嚴聞于縉紳忠信
篤敬動於蠻貊既是本道之人而又效尤異之績今欲
剋削醜類克復舊疆舍卿而誰公既拜命渡江而左右
路義旅皆失心解體士子爭上請留跪行到新寧聞旋
援右伯回渡河濱會前使金晬于居昌交承印符自是
守令聳動將士增氣益用命不懈觀其諸陣獻馘之相
繼晉州守城之偉績秋毫皆公節制而苟非精忠大義

有以激人之心膽何得至此乎永嘉志

公嘗曰吾平生得一語攻吾過者乃吾師又曰毋自欺三字須終身佩服爲善去惡一有不誠則皆僞也揭寬弘二大字以寓佩韋之意濂洛諸書無所不好而尤好李先生所節要朱子書潛心玩味至忘寢食體認服行以爲持身標準神道碑

居喪致其哀奉祭盡其誠嘗曰喪禮人道之大節人子必誠必信之地我東自圃隱冶隱兩先生廬墓終喪人皆觀感文敬文獻諸先生亦皆行之雖非古禮而孝子不忍遽離體魄之所藏實出於至情魂返室堂雖是禮經

之正而中人以下鮮能久而不隋甚至内外混處經營
家事如是而猶曰廬墓非禮返魂合經喪紀之紊世道
之非何足恠哉祭必沐浴齋戒省視牲羞務令精潔語
不及凶穢灑掃廳事設位陳器儼若祖先之来臨也或
遊宦遠方則亦必設位而行之
治家嚴而有法每朔望令子侄序立叅拜一如司馬公家
儀婢僕亦令於正朝叙拜一家大小皆知事長上以禮
門庭斬斬焉著奉先儀及吉凶慶弔之式本之朱子之
說叅以諸儒之論令禮俗相稱情文兩得授子弟講行
之 神道碑

常戒子弟曰學者當以心學爲先若徒以舉業爲務則雖得一科其本心則先已汨沒於利欲矣可不愼哉一日以鈎贈曰汝等知所以贈鈎之意乎須以斬斷義利之關以别其取舍也其誨門人則曰學者所患惟在立身不誠才或不足非所患也無才而不妨爲君子有才不免爲小人之歸只在爲學立志之如何耳又曰不能致力於涵養克治之功而名之曰學者何異於名爲養苗而不爲培壅名爲去草而不事鋤治者乎見門人有信步而入見者責之曰古語云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不可不知也

奉招諭征討之命人心渙散時事已去有同狂瀾既倒隄防無計雖專方面閫帥之責者亦皆縮首而却步公以經幄宿儒軍旅之事非所嘗聞而道内無乾淨之地手下無尺寸之兵惟將血誠皷發士氣斥斥赤心推置人心腹言必涕泣而道之文必和淚而寫之不但懷忠慕義者懽趍之不暇至於頑暴强戾者莫不欣然而來附逃將潰卒亦皆奮迅興起咸願爲國效死

倭寇之入海州也見芙蓉堂有公題詠盡撤去他懸板獨留公詩籠以彩錦官廨村閭盡被凶焰而芙蓉堂獨無事

並行狀

慶尚左巡察使金誠一卒誠一奉使日本誤奏敵情幾陷
罪辟及蒙宥受命憂憤感激誓死討賊平生不解軍旅
而至誠諭衆調劑官義諸軍保全一隅適年皆其統率
效也 宣廟寶鑑
當初黃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二人所言賊勢不同余
一日親見誠一問之曰君言與黃使有異萬一倭果來
則如何誠一曰吾亦豈必倭之終不來耶但黃言太重
似若倭踵使臣而來人情洶洶故如此言之耳 西厓集
金鶴峯誠一從黃同知允吉等使日本强頸自持少無畏
懾受書諸議皆力爭矯正同行縮頸敵人敬嘆亦可謂

畢命君子矣至稱以使四方不辱命則吾恐有愧也夫所謂專對者豈指僥倖節目之事哉鶴峯既還　上問賊人情形允吉等皆以為賊來有徵鶴峯抗言不然累千言深攻允吉等自以為憶悉賊情明年賊傾國入寇至於　廟社不守民生魚肉兵禍之慘自古無有如壬辰者其不得要領如此謂之專對可乎如遇漢高之時則難免前使十輩之誅矣涪溪記聞

權慄 莊烈公

字彦愼轍之子安東人嘉靖丁酉生萬曆壬午登第

壬辰倭亂以光州牧使超陞全羅監司仍拜都元帥

官至户曹判書己亥卒年六十三錄宣武勳一等追

封永嘉府院君

壬辰四月日本平秀吉擧大兵衆號六十萬連陷釜山東萊中外大震 上曰予聞權某有可用之材今在何處拜両南巨鎭以試其材即日以公爲光州牧使公謝恩輒行時余以都承旨直政院公就與之別余曰何行之遽公曰國家事急此正臣子效死之秋何敢徘徊晷刻

效俗兒輩悲啼狀耶時昇平日久猝聞兵至朝臣視西
南爲死地公辭語慷慨昂然就道政院同列無不嘖嘖
稱其宏量
公單騎馳至州未及莅事　大駕西巡徵兵八衛全羅道
巡察使李洸防禦使郭嶸發兵四萬洸自領二萬以羅
州牧使李慶祿爲中衛將助防將李之詩爲先鋒嶸分
領二萬以公爲中衛將助防將白光彦爲先鋒公以文
人置諸前行人或訝之公笑曰是吾職事也兩軍分路
而進洸自龍安渡江由林川溫陽等路嶸自全州由礪
山公州等路俱會于稷山時慶尚巡察使金睟忠清巡

察使尹國馨皆来會忠清兵亦數萬軍容甚盛遂進陣
水原洸令𨀥進擊龍仁公曰賊已據險今難仰攻今主
公掃境内八援國家存亡在此一舉務在持重以圖萬
全不可與小賊争鋒徑貴神威惟當即渡祖江以塞臨
津則西路自固粮道亦通得其形便畜鋭伺釁以待朝
廷之令可也洸不聽𨀥先使光彦往觀道路還曰道狹
樹密不可輕進洸有愠色𨀥曰事將奈何遂進兵洸令
李之詩来助戰之詩先彦各領將兵一千意甚輕敵公
戒之曰愼勿輕進俟中衛軍至乃戰公未至光彦見賊
少促兵逆戰賊拔釰大呼順丘而下我師披靡賊乘勝

亂所之詩先彥皆死是夜軍中虛驚戰士莫有鬪志朝
日賊從山谷張旗而出諸軍大潰公遂還光州曰主將
當有分付整束以待久之寂然公曰宗社灰燼 鑾輿
播越人臣豈可坐待國亡遂聚州境內子弟五百餘人
傳檄傍郡又得千餘名進陣於慶尚界上聞南原之民
自焚廬舍劫掠官倉公移陣本府撫定人心
李洸聞公起兵以公權補都節制仍令督率都郡以遏奔
衝公進駐梨峙時嶺南諸賊勢甚猖獗直擣全羅分兵
來向公聞賊勢張甚阻嶺爲固嚴兵以待七月與賊遇
於嶺上縱兵急擊同福縣監黃進身冠諸軍中丸而退

一陣沮喪士無鬪志稍稍韜戈抱頭而走軍中洶洶晡
時賊乘我困跳入砦內公乃挺劍大號親冒鋒刃責戰
益力人皆死戰無不一當百者於是呼聲震地矢石如
雨賊不能抵敵遂棄甲曳尸以走軍資器械委棄狼籍
血流波道川谷為之腥臭賊不能再窺湖南用為根本
為國保障數千之間東西飛輓以供軍儲未嘗乏絕者
公之力也
秋除羅州牧使未之官拜本道巡察使公迎拜教書于陣
中稽首西向而哭衆動一軍軍校將吏士無不為之揮
涕公令防禦使代守梨峙親到全州發道內兵萬餘西

向勤王

權慄進兵至稷山體察使鄭澈戒勿輕進慄乃住軍以聞朝廷請下旨責澈促慄進圖京城（國朝寶鑑）

時賊酋行長已拔平壤入據其城長政據黃海道隆景據開城府平秀嘉督率諸酋領大兵屯京城放兵四劫西路已絕勤王諸軍皆入江華阻江爲固以避其銳公聞上在義州召諸將訴曰今平壤以南皆爲賊壘京城爲根本之地不如先復京城連綴行長恫疑東顧使不得一意西追則諸賊無能爲也今若轉入江華示賊弱也遂進駐水原之禿城

上聞公駐禿城解釰馳賜曰諸將有不從令者以此釰從
事秀嘉憚公兵勢甚銳以兵數萬分爲三陣聯營於烏
山等處往来排陣公堅壁固守不與交鋒間出銳師應
賊所向以挫其銳賊機牙自壞角距俱落剽掠無所得
居數日燒營夜遁畿内諸賊次第入城自此西路得通
列郡義兵望風蜂起一時響應公起板蕩之餘以孤軍
在衆賊之間虛喝强寇扶護西湖至今論中興之功者
以公爲稱首事並遺
癸巳二月全羅巡察使權慄敗賊兵於幸州時京城賊合
屯大熾慄欲連絡天兵以圍京城乃留兵使宣居怡領

全師屯衿川光教山分抄精兵四千自陽川濟江陣于
幸州山光設栅爲衛賊見其孤懸深入悉衆數萬乘曉
圍栅鐃鼓動地栅中震賊慓申令鎮靜賊分軍迭進自
卯至酉内外皆殊死戰我軍占地高峻後臨江壁逃走
無路皆懷死心賊仰攻九道不直湖南壯軍皆善射射
必中傷矢如雨注賊輒披靡乃各持束草縱火燒栅栅
中以水撲滅賊毁西北隅栅一間所守僧軍少却慓自
用釖斬退數人復樹栅以拒之矢將盡水使李蘋舟載
箭數萬以繼之賊遂敗退聚積屍爲四堆覆蒭以焚之
臭聞數里我軍収斬餘屍一百三十級

時李提督駐兵開城府聞公大捷遣其裨將視戰處致禮
物為賀後數日請與相見公整軍以待旗幟鮮明器械
精利號令嚴明部伍不亂天將待之加敬至相謂曰權
家軍與他陣自别信外國有真將也
天朝總督軍經略宋應昌移咨本國略曰自倭奴摧陷朝
鮮王國三都諸郡縣悉皆望風奔潰曾無一英雄傑士
倡義師排大亂守封疆以圖恢復者王國可謂無人獨
全羅觀察使權某扼守孤縣招集衆庶屢出奇謀時抗
大賊近復囊沙為粮誘倭來搶而鈎殺之此正王國板
蕩忠臣中興名臣仍賞江段絹四端白銀五十兩以為

忠勇之勸且令國王加之爵祿以風動本國僚宰天朝
兵部尚書石星因是上本以爲全羅頗能用命陪臣權
某獨守孤危以抗强勁事聞天子嘉之兵部欽奉聖旨
以爲朝鮮素稱强兵今觀全羅道斬獲數多該國人民
尚可振作回差鴻臚寺官宣諭本國自是天朝文武大
小官每聞公名必曰莫是前日幸州奏捷者耶
公移陣于坡州山城賊擧衆而来欲報幸州之敗望見公
壁壘高深歛衆而退如是者三其年四月秀嘉諸酋自
知兵勢益衰與諸督講和悉兵遁還公聞之以輕兵達
夜馳入城則賊已渡江矣公促令先鋒兼程疾馳追躡

其後公整點大軍未及起程提督與諸將謀曰全羅布
政慷慨善戰士卒用命今若悉衆而追敗我和事夜半
急遣游擊將軍戚金馳至露梁津盡收津船使不得渡
軍金遣其腹心抵公邀與計事及到金詰之曰公不待
李爺分付徑欲追擊何耶日遣其下覘公動靜密爲之
隄備公不敢動遂引兵還本道

六月拜都元帥督諸軍移駐嶺南有一武官憚於赴戰逃
匿全州自托於天將公屢移本州使之械送軍門州官
怵於天將不敢誰何公巡到本州發吏捕之天將苦口
哀乞公竟斬之居無何國相有視師南方者到州武官

之家搆公於國相公竟坐免笑曰爲大將三年斬一逃
兵至於鮮官耶
丙申拜忠淸道觀察使時賊久不退朝廷方議拜元帥
上問誰可爲元帥者左右對以他人 上曰何不以權
某爲之仍拜公爲元帥公上疏乞免 上曰卿忠勞茂
著勇略超世名聞天下威懾敵國元帥之任捨卿伊誰
卿宜勿辭更加書心以濟時難後數日公入侍經筵
上曰以予之罪卿久勞于外非卿國家何以得至今日
特賜内廐馬一匹三月公拜辭 上引見問以南方形
勢軍粮器械多寡人心風俗守令賢否諸將勇㤼軍情

皆樂人才沉滯者及覆咨問日昃不倦乃曰勞卿再出
殄殲凶賊奠安國家予惟望之因賜酒公臨出　上又
曰使國家事至此予之罪也卿其奮勵士卒刻日平賊
令時事粗安繄卿之功是賴又賜內廐馬一匹及馬粧
七月忠淸道庶人李夢鶴聚兵作亂都元帥權慄檄忠勇
將金德齡等引兵來赴湖南兵進至石城賊徒先已聞
購捕之令夜卽其陣中斬夢鶴首來降朴名賢等出城
追擊徒衆盡散慄傳令搜捕州縣各自捕囚慄卽訊取
服皆就京獄
時天朝方遣使日本封秀吉爲日本國王倭酋之屯據我

邊者與本國諸将俱各按兵靜以待之公條上軍務七
事深以賊鋒再肆猖獗為憂冬我人回自日本朝廷始
知二使不納清正将再渡中外人情洶洶靡定公在密
陽聞余過界為来相見大言近聞朝廷以邊報不佳諸
公惟聚首愁苦無一策及於邊事此何理耶假令清正
再来不過前日之清正此賊既不得志於前日豈必收
功於再舉而中外将相但坐愁耶國家事尚可為若朝
廷不容小兒輩壞了大事令我得以措手足遲時月清
正雖来吾自有待之之術矣仍陳分兵列柵東西應援
之策　上甚加嘉納時邊報日急廷臣睽睽相視無敢

發一慮以言者及見公狀啓咸曰元帥如此差强人意
即嘉奬覆啓而事竟不行
丁酉秋賊分道西上先鋒至忠清道朝廷欲遮截漢江令
公疾馳入朝與都體察使柳成龍協力守禦及入朝公
與成龍同入侍成龍請以把截江面之事專責於公
上允之初公之入朝也 上驚曰南方賊勢方熾元帥
何據入朝公對曰有旨矣左右皆曰頃日賊鋒已迫畿
甸廷議欲截漢以守非權其不可故徵之矣時賊新挫
於稷山捲衆而迴朝廷亦徵西北兵促公南下收拾餘
燼策勵諸將協同天兵以圖再舉冬欽差經理都察院

都御使楊鎬與提督總兵麻貴領兵四萬分爲三道水陸並進公部署諸將協隨天兵自領輕騎選帶梟將親随提督營下提督至聞慶縣召三路大將密議軍務公亦在座提督密語曰天兵到蔚山元帥亦令水軍整備戰船多載砲手耀兵於前洋以助聲勢公一如其言及提督攻蔚山不利經理令公獨領本國土兵爲火攻公督諸軍突進斬後進者二人以徇諸軍無不踴躍讙呼而進本國大將兵使防禦使以下諸將蟻附而上俱入柵内進薄城下都督於帳前望見暗暗稱奇曰元帥能行號令翌日經理亦稱朝鮮兵力戰助勢深爲可喜公

嘗言於經理曰今攻島山右道沿海賊陣星列聞島山之急其勢必合兵来援冝分一枝兵馬以遏外寇則清正之頭可致於麾下及天兵圍島山十二日城小而堅賊亦殹爲之備百道攻城終不能拔公協隨周旋枕戈露處鎧甲至生蟣虱而銳舉不衰終以賊援大至天兵爲之左次一如公言

戊戌秋天朝總督軍門大司馬邢玠用三大将三路再進提督麻貴趍蔚山之路提督董一元趍泗川之路提督劉綎趍順天之路大軍将發三大将各有希兾要得本國名将爲之協隨麻貴劉綎皆要得權元帥爭之不已

上竟以公賫之劉綎天兵至順天圍倭橋不能拔劉
提督本無戰心公憤恚自募各營敢死士勇於衝鋒者
大呼先登請與天兵協力齊進則提督曰試召諸將議
之依違而已其意已決退矣提督攻圍九日軍竟無功
公初隨麻貴再隨劉綎島山之役倭橋之戰小大之體
有異尊卑之序不同承事天將閤手仰成受其羈靮奉
行惟謹不敢有所主張以施其能屢遭有為之機躑躅
而不敢進終使驊騮山子之才跎足於中途抑天意歟
惜也

公梨峙之戰威聲始著幸州之捷榮聞遠播後行長與義

智誦信求和甚至要與慶尚兵使金應瑞會於中路語未三半首問權元帥有何所求切願鷹誠及清正願與本國純信人有所講話朝廷差山人惟政入其營清正先問權元帥起居自是倭人每見本國之人必問權元帥何在何所為嘗有朝京使臣以事至兵部衙門尚書石星語次謂曰爾國群臣若得權某者數人吾何憂哉

己亥春公在嶺南一日取一卷子劄記壬辰以後前後聖旨着過數遍曰我無嗣我死後人以揚先德我亦本不要貴餙我身後事雖然有婿李議政在必能誌我墓如欲尋我平生事只此足矣並遺事

上嘗論水陸諸將之功曰李元海上之鏖權慄幸州之捷
當為首功此不易之定論然其間曲折有未盡露者權
聘君嘗言於余曰世以我幸州之事為功此固可謂功
也然我起自行閒積功至此大小之戰不為不多而全
羅熊峙之戰為最幸州次之終以幸州顯事有不可知
者盖熊峙之戰在首事之初賊氣方銳我軍单弱且無
健卒軍情泣泣難以為恃乃能出死力血戰以不能滿
千之弱卒當十倍之悍賊卒保湖南為國家根本此其
所以難也而當是時西路阻絶聲門不通本道潰散人
多竄匿我雖有功無人褒奬朝廷無由得聞比如無人

暗夜自相擊殺故功不能顯幸州之役在我立功之後權位已重士心已附湖南精兵猛將盡屬手下而兵過數千地利亦險賊之數雖過熊峙其氣已衰此易與爲功而攻當天兵歷臨我國諸路勤王兵碁列畿甸都城士民之在江華者引領以待而我之成功適先於諸陣此其功之所以易顯也 白沙集

熊峙之戰權元帥以光州牧使雖受任節制然其力戰之功則皆出於同福縣監黃進而賊兵力不過數千厥後賊擧軍至梨峙諸將皆退縮黃進獨與魏大竒孔時億等終日力戰賊兵大敗伏屍數里賊大將亦爲進所射

殺倭中人至今嘆服不已無乃白沙久而忘之以梨峙
認以爲熊峙耶但梨峙則權元帥不與焉寧有是理也
大抵梨峙雖曰大戰至比於幸州則大相懸絶況熊峙
小戰視幸州萬萬不侔若以熊峙爲最幸州次之則幸
州之戰人安得至今稱之也及白沙撰權元帥碑銘遺
事改熊峙爲梨峙則所親聞聘君之說何若是其相反
定論果如是乎癸初釜萊陷烏嶺軍潰巡察使李洸領
兵至州聞　大駕西遷即令軍中曰已未及矣其各罷
陣時權元帥駐板峙與其叅謀官前萬户朴大樹及青
巖察訪姜弘壽等馳見洸謂曰都城失守君父播越則

爲臣子所當挺身赴難與賊俱死職耳公之罷兵有何意歟大樹按釼而前瞪目睨視洸洸流涕曰吾未之思耳欲還聚散卒軍已潰無可奈何遂與權元帥及諸守令同下全州因爲再擧以此權元帥爲一道多士所推許熊峙幸州之戰諸將莫敢違令能成大功終爲復元勳者此其權輿而白沙前後記事無此一欵余惜其埋沒無傳並錄于此荷潭破寂錄

李舜臣 忠武公

字汝諧德水人貞靖公邊之五代孫嘉靖乙巳生

宣祖九年丙子登武科歷司僕主簿造山萬戶井邑

縣監辛卯擢全羅左水使癸巳拜統制使戊戌中丸

卒年五十四 贈領議政錄宣武勳追封德豐府院

君

公兒時英爽不羈與群兒戲常作戰陣狀群兒推爲元帥

閭里不快意輒凌挫之里人畏之及長折節恭謹讀書

通大義然不屑佔畢業遂從武擧騎射絶倫雖遊於武

人高簡靜黙口不褻言儕流咸憚出其下 澤堂李植撰諡狀

公嘗應舉就講至張良傳考官曰良從赤松子遊眞不死耶對曰綱目書留侯張良卒則良之志豈眞欲仙也一座大奇之白沙李恒福撰遺事

旣出身絶意進取不事干謁爲訓鍊奉事時兵曹判書金貴榮有孽女欲與公爲妾公曰吾初出仕路豈宜托跡權門立謝媒人諡狀

西厓柳相公與公少相善每稱才可將栗谷李先生長銓時因西厓求見公不肯曰同宗可相見在銓地則不可見行狀

兵曹正郎徐益有所親在訓鍊院欲越次薦報舜臣以院

中掌務官執不可益招舜臣庭詰之舜臣辭色不變直辨無撓益大怒盛氣臨之舜臣從容酬答終不少沮益本多氣傲人雖同僚亦憚之難與爭辨是日下吏在階下皆相顧吐舌曰此官敢與本曹抗獨不顧前路耶懲毖錄

為鉢浦萬戶主將遣人欲取堡庭桐木為琴公不許曰此官家木也植者既有意斫者又何意耶主將噎唱思有以中公者終公之在官拾掇不得毫毛罪遺事

為乾原堡權管有賊胡乞乙只乃大久為邊患公到任卽設奇誘致生縛以獻兵使嫌其事不由己反以擅兵請

罪朝廷内嘉其功而賞不行
丁亥授造山萬户時方伯建議設鹿屯島屯田付公兼管
公以地遠兵少為憂屢請添戍兵使李鎰不許及秋熟
虜果舉兵搶寨公挺身拒戰射仆其酋虜即捲退公追
擊奪還被虜屯卒六十餘人方戰公中流矢潛自拔矢
顔色不動一軍無有知者兵使欲殺公自解陳刑具將
斬之軍官等環視泣訣勸酒歷怖公正色曰死生命也
飲酒何為即就庭抗辭不肯署狀兵使意沮止囚而聞
宣廟察其無罪命從軍自效俄以擊反胡獻級蒙宥
己丑拜井邑縣監甚有治聲都使曹大中辭連鄭汝立逆

獄被追詰理金吾郎搜取文書見公有答問書密語公欲去之公曰吾書無他語且已在搜中不可不上竟無所坐大中之柩過邑前公具奠哭送人有詰者公曰書公不服而死其罪不可知繞經本道使客未可恝視也鄭相彥信亦繫獄公適隨牒至京以其爲舊帥也詣獄門候問聞者義之並諡狀

壬辰五月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赴援慶尚道大敗倭兵于巨濟之前洋倭兵之渡海也慶尚左水使元均知勢不敵悉沉戰艦戰具散水軍萬餘人獨與玉浦萬戶李雲龍永登萬戶禹致績　于南海縣前欲尋陸

避賊雲龍抗言曰使君受國重寄義當死於封內此處乃两湖咽喉失此處則湖西危矣今吾衆雖散猶可保聚湖南水軍可請來援也均從其計遣栗浦萬户李英南詣舜臣請援舜臣方聚諸浦舟師于前洋欲待寇至而戰聞英男言諸將多以為我守我疆且不足何暇赴他道耶惟鹿島萬户鄭運軍官宋希立慷慨涕泣勸舜臣進擊以為討賊無彼此道先挫賊鋒則本道亦可保也舜臣大悦彦陽縣監魚泳潭自請為水軍嚮導居前遂會均於巨濟前洋均使雲龍致績為先鋒到玉浦遇賊船三十隻進擊大破之餘賊登陸而走盡焚其船而

還復戰于露洋津燒賊船十三隻賊皆溺死先是舜臣大修戰備自以意造龜船其制船上鋪板如龜背上有十字細路容我人通行餘皆列錐刀錐前作龍頭口為銃穴後為龜尾尾下有銃穴左右各有銃穴六藏兵其底四面發砲進退縱横捷速如飛戰時覆以編茅使錐刀不露賊超登則陷于錐刀掩圍則火燒齊發横行賊船中我軍無所損而所向披靡以此常勝朝廷見舜臣捷報賞加嘉善（宣廟寶鑑）

是戰也公夢見白頭老翁蹴公起曰賊来矣公蹶然驚起促領戰艦會元均于露梁則賊果来矣初一交戰焚破

一船追至泗川洋中遙見海上一山有賊百餘長蛇而陣其下有船十二艘緣崖列泊早潮已退港口水淺海舟不得進公曰我若佯退賊必乘船逐我今以計引出洋中我以巨艦合擊蔑不勝矣遂鳴櫓回船行未一里賊果乘船逐之公令龜船突進先嘗賊陣焚其船十二艘餘賊遠望頓足呌呼方戰賊丸中公左肩貫徹至背公猶執弓注矢督戰不已及戰罷公令人用力尖挑出一軍始知公中丸莫不愕然日暮回陣於蛇梁前洋軍中夜驚擾亂不止公堅卧不起良久使人搖鈴一軍乃

李舜臣於巨濟前洋遇賊船四百餘艘大戰良久未有勝
負舜臣謂諸將曰彼賊船上建三重樓飾以金碧有一
賊踞床指揮此必大將我之龜船輕而疾行又可避九
若使二三龜船直衝賊艅得梟此賊餘必自潰遂選壯
士百餘人分乘三龜船出入三船間疾如飛梭賊莫敢
近遂犯三重樓船出入賊船百餘人一時呼譟而出矢
如雨集賊將被箭至三猶不避箭中腦始仆舜臣等望
見其賊甚酣亦鼓譟直進賊船遂崩潰溺死者不能勝
記得器械無筭賊自是不敢直犯全羅道盖元均李舜
臣一處合戰之力而元均則本道物力已皆蕩殘得舜

臣成此功云（寄齋雜記）
六月四日進至唐項浦前洋全羅右水使李億祺領戰船二十五艘來會先是諸將常以孤軍深入爲憂至是見億祺來無不增氣翌日諸軍出外洋諸賊陣於唐項浦前公前遣哨船往探形勢哨船纔出海口即放砲報變諸軍一時促櫓首尾連亘魚貫而進至召所江賊船二十五艘擺列港口中有一大船上設三層板閣外垂黑綃帳前立青蓋遥見帳内隱隱有侍立之狀知其爲頭酋戰未數合公佯敗而退層閣大船見公敗退擧帆直出諸將挾擊乘鋭崩之賊酋中矢死焚船一百餘隻斬

賊二百一十餘級溺水死者甚衆事聞進階資憲遺事
李舜臣大敗倭兵于固城見乃梁是時倭賊大發舟師向
湖南舜臣與李億祺各促所領而進遇賊于見乃梁賊
船蔽海而來元均狃於前勝直欲衝擊舜臣曰此處海
港隘淺不足以用武當誘出于大海而擊之均不聽舜
臣曰公不知兵乃如此令諸將佯北賊果乘勝追之至
閑山島前洋還軍促戰砲焰漲海鏖盡賊船七十餘艘
腥血漲海又逆擊援兵于安骨浦敗之賊登岸走燒其
船四十艘倭中傳言閑山之戰倭兵死者九千人云
全羅左水使李舜臣請移營閑山島從之島在巨濟南三

十里山勢周回便於藏船倭船欲犯湖南則必由是路
舜臣以本鎮僻在難於控禦故有是請
以李舜臣兼三道水軍統制使本職如舊朝議以三道水
軍不相統攝特置統制以主之舜臣以陸地困於軍興
請於體府曰但付一面海浦則粮械自足至是責海販
盤積穀鉅萬營舍器具無不完備募民完聚爲一巨鎮
並宣廟寶鑑
元均性本猜暴又自以先輩恥居公下不遵節制公絶口
不言長短自咎乞遞朝廷以均爲忠清兵使均締結朝
貴搆誣百端時賊將行長清正詐爲相圖之狀使要時

羅爲間令先擊清正朝廷信之促公進兵公知其詐守
便宜持難言者劾以逗遛丁酉二月下公吏體相李公
元翼馳啓賊之所憚者舟師也李不可遆元不可遣朝
廷不從李相歎曰國事無可爲　上命議于大臣判府
事鄭琢曰軍機不可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貴後效命
白衣從軍時母夫人卒于牙山谷擗哭曰竭忠於國而
罪已至欲孝於親而親則亡人聞而悲之
公在鎭置運籌堂與諸將論事其中均代公一反公所爲
貯妾爲堂而籬隔之諸將罕見其面專事酗虐大失軍
情要時羅來言清正後軍方來可邀擊也朝廷又趣戰

七月均悉衆而進賊乘夜掩襲均軍潰走死艅艎百艘

盡沒於閑山（並行狀）

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　上召見備邊司諸臣問之慶林

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以爲方今之計惟復以李

舜臣爲統制使乃可　上從之（宣廟寶鑑）

時新敗之餘舟船器械蕩然無存公聞命單騎馳到會寧

浦道遇慶尙右水使裴楔時楔所帶戰船只有八艘又

得鹿島戰船一艘公咨楔以進取之計楔曰事急矣不

如捨船登陸而自托於湖南陣下助戰自效公不聽楔

果棄舟而去公召全羅右水使金億秋使之召集管下

諸將五百負杈抬兵船分付諸將粧作戰艦以助軍勢
約曰吾等共受王命義當同死生國事至此何惜一死
惟死於忠義沒亦有榮諸將無不感畏
公起板蕩之餘再膺藩命两南諸郡盡爲賊藪行長在陸
路義智在水路飛謀蓄鋭以伺我隙獨以瘡残餘卒領
十三戰船棲依無所邀廻於碧波亭洋中見者危之一
日忽下令軍中曰今夜賊必伐我諸將各宜整軍戒嚴
是夜賊果潛師以來公自起大喝令諸軍各下碇以待
責戰盡力賊解圍公回軍在右水營鳴梁洋中天明望
見賊船五六百艘蔽海而上先是湖南士庶乘船避亂

者皆聚陣下倚公為命至是公以衆寡不敵先令避亂船次第而退排列布陣為疑兵自領戰艦當前賊見公整船而出各促櫓直進旌旗樓櫓蔽滿海中時早潮方退港口湍悍巨濟縣令安衛順潮而下風便飛駛船行如箭直衝陣前賊四面圍抱衛冒死突戰公督諸軍繼之先破賊船三十一艘賊小却公擊楫誓衆乘勝而進賊死咋不敢抵賊舉軍以遁公亦移陣於寶化島並遺事

捷聞　上欲賞崇品言者沮之以祿位之高時經理楊公鎬在京移咨致賀曰近來無此捷吾欲掛紅而遠來能言為送白金紅段使褒之掛紅者華人相賀以幣之禮

也行狀

是時舜臣已有軍八千餘人進駐古今島患乏粮作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無帖者以奸細論毋得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船者皆來受帖舜臣以船大小差次使納米受帖大船三石中船二石小船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為難而以通行無禁為喜旬日得軍粮萬餘石又募民輸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船事事皆辦遠近避兵者往依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為生島中不能容

天朝水兵都督陳璘出來南下古今島與舜臣合兵璘性

暴猛與人多忤人多畏之舜臣聞璘將至令軍人大畧漁得鹿豕海物甚多盛備酒醪而待之璘舡入海舜臣備軍儀遠迎旣到大享其軍諸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傳相告語曰果良將也璘亦喜凡事一咨於舜臣出時與舜臣並轎不敢先行舜臣遂約束唐軍與己軍無間有奪民一縷者皆拿致梱打無敢違令者島中肅然並懲毖錄

行長憚公威名遣其亞將賫鳥銃長劒遺公公却之曰我自壬辰殺賊無筭所得銃劒自足為用賊又因都督欲遺以銀兩酒肉公曰此賊於天朝亦有難赦之罪老爺

反欲受賂耶其後賊使再来都督辭之曰我於統制公
既已見愧何可再為遺事
公雖起復從戎日食數溢米形容頓悴　上特遣使諭旨
從權褊将宋汝悰與漢艇同擊斬賊七十級漢人無所
得陳璘懟怒公辭之曰大夫来統我軍我軍之捷即天
兵之捷何敢私焉謹盡納所獲陳大喜曰素聞公名今
果然矣汝悰失望自訴公笑曰腐尚何惜汝功吾當奏
狀汝悰亦服陳見公治兵設策歎服曰公非小國人若
入中朝當為天下大将進書於　上曰李統制有經天
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盖心服也遂奏聞于　帝

帝甚嘉之賜公都督印至今藏于營行狀
行長築城于順天倭橋堅守劉綎以大兵進攻不利還順
天旣而復進攻之李舜臣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行長
求援於泗川賊沉安頓吾頓吾從水路來援舜臣進擊
大敗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殺獲無筭追至南海界舜臣
親犯矢石力戰有飛丸中其胷出背後左右扶入帳中
舜臣曰戰方急愼勿言我死言訖而絶舜臣兄子莞秘
其死以舜臣令督戰益急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乘船爲
賊所圍莞揮其兵救之賊散去璘使人謝救己始聞其
死從椅上自投於地撫膺大慟我軍與唐軍連營慟哭

如哭私親柩行所至人民處處設祭攀車而哭道路擁
塞車不得進海邊之人相率為祠號曰忠愍以時致祭
商賈漁船往来過其下者人人祭之云懲毖錄
陳都督抵書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東方將星將病矣
公之禍不遠矣公豈不知耶何不用武侯之禳法乎公
荅書曰吾忠不及於武侯德不及於武侯才不及於武
侯此三件事皆不及於武侯而雖用武侯之法天何應
哉翌日果有大星墜海之異忠武公家乘
公治軍簡而有法不妄殺一人而三軍壹志莫敢違令其
臨戰意思從容常有餘地見可而進持難而退必三吹

打糴兵而旋故身死之日紀律節度惟自若卒以取勝
其在陣遠斥候嚴警衛賊來必先知之每夜休士必自
理箭羽常以空拳與射士待賊艇逼前然後散箭與之
又自操弓齊射將士慮公復創於九扶掖諫止曰何不
為國自愛公指天曰我命在彼豈可令汝輩獨當賊乎
其以死勤事素定者如此諡狀
公膽量過人志操堅確持身如學者之繩墨自律居家行
誼甚篤其兄皆先亡撫養遺孤若己出日用之物婚嫁
之禮必先侄而後子雖或非罪而在縲絏之中不以死
生動其心其所養有本故出謀發慮擧無遺策料敵如

神卒以取勝全湖西南數千里封疆爲國家中興之根
基功蓋一國名聞四海嗚呼偉矣哉公嘗有詩曰誓海
魚龍動盟山草木知誦之者莫不垂淚而激烈也行狀
柳相琠見公有好樣箭筒求之公謝曰此一筒甚微而小
人之納大監之受厓義大矣柳相愧屈當下獄議律有
胥吏告曰有行賄蹊徑可以緩死公怒叱曰死則死耳
何可苟免由其自守不阿如是故半世落拓世莫能知
及遭亂著庸誠格上下而猶不容於世議中陷刑獄亦
以此也謚狀
公在軍七年苦身困心未嘗近女色戰勝得賞則必散施

諸將無所遺儲與元均因軍事而有違言積不相能公常戒子弟曰若有人問之者爾等當言彼有功勿言所短有一卒當刑子弟在傍曰罪重不可貸也公徐曰子弟之道當以生道救人 遺事

公嘗在陣晝夜戒嚴未嘗觧甲而卧一夜月色甚明公忽起飲一杯悉召諸將曰賊多詐謀無月時固當襲我月明亦應来不可不徼備遂吹角令諸船皆擧碇俄而候船告賊来落月掛西賊船從陰黑中来者不可勝數中軍放大砲吶喊諸船皆應賊知有備遂不敢犯而退諸將以爲神

公別儲精米五百石而封之或問何用公曰 主上越在龍灣若至渡遼則以龍舟浮海迎駕仍圖恢復吾之職也此可以備玉食之供其識慮之遠大皆此類也並行狀

行長之遁也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追之大捷戰方酣舜臣中流丸天將陳璘素服舜臣智略待為兄弟是日望見舜臣戰爭首級大驚曰統制使死矣左右曰何以知之璘曰吾觀統制使軍律甚嚴今其船爭首級而亂是無號令也戰既罷問之則果然矣涪溪記聞

統制使李舜臣壬辰督舟師遮截海中累破倭船擒斬無算賊畏之再不敢由水路而西使兩湖得全以底恢

復皆其力也戊戌倭賊将遁去舜臣曰不可使此賊全師而歸進船於海上焼船大捷賊退而舜臣中丸死矣邉民莫不號慟後立祠于順天水營賜額忠愍每歲三九上旬降香行祀芝峯類說

嘗論水陸諸将之功元均特因人而成事者固不敢與李舜臣抗衡舜臣之功當冠水軍矣若究其心亦必有分其功者而事不明著不見於文書余亦得之於道路亦難傳信余往来海陣見人必問諸将用兵如何海陣之人言之頗詳當嶺南陥敗之日舜臣在水營不知所以為計欲列艦露梁口遏賊来路修城自守又欲固守本

道不窺閑山之口猶預未决順天府使權俊光陽縣監魚泳潭移書起之身自馳往力贊下海之計乃始起兵云此說若然則俊與泳潭當分其功論其功則舜臣實是首功語其心則於兩人差有愧焉白沙雜記

白沙白　上嘗論水陸之將之功曰李元海上之壓權慄幸州之捷當爲首功此不易之定論又曰元均因人而成事者固不敢與李舜臣抗衡云云白沙此言何其誤也當賊舟師師長驅向湖南也舜臣出萬死之計遮絶於閑山使之不敢西棹者凡六年均則惶㤼失措自沉其戰船竄伏海島舜臣引置軍中優給粮資自所獲首

虜分載於均使均非徒得免軍律又從而受賞焉均之
於舜臣卵育之恩固爲不貲而均也及其得志之後反
懷忌疾之心凡所以害舜臣者無所不至做出海王之
說傳播遠近及清正渡海密啓舜臣逗撓不進舜臣終
至於拿鞫均代之曾不踰時全師覆沒有罪可誅無功
可記顧乃與舜臣權慓並稱者何也盖均世居京洛族
連貴近又諂事時人右之者多故欺罔君父刑賞倒置
白沙其未之聞歟白沙雜著論
有僧玉洞者甞從李統制舜臣在舟舡不暫離左右及統
制沒仍居忠愍祠搆精舍其側守直不廢每手備茶膳

以祀之年今八十餘矣自言能以左右鼻出入息定時刻不差云驗之果然蓋非庸僧也又言海上如有警報則統制必先期見夢云豈公之靈尚有未泯者而一片爲國之心死而不死也歟吁亦異矣昇平志

忠武公當積衰諱兵之後遇天下莫強之寇大小數十戰皆以全取勝蔽遮西海使賊不能水陸並進以爲中興根本至其立身之節死難之忠行師用兵之妙綜務辨事之智已試而可見者雖古之名將賢帥無以過也澤堂集